

# 论美国文学中的“荒野”意象

杨金才

**内容提要:**美国文学中的荒野是森林的代名词,其文学隐喻既象征个人与自由,也象征危险与罪恶。荒野意象的二元性在殖民地初期是作为真实的历史加以记载的,早期作家对荒野有着切身的感受,他们对自身经历的客观叙述成了后来作家遵循的隐喻之一。美国作家往往从荒野中获取灵感,把荒野理想化,将其描写成摆脱社会限制的理想王国。荒野意象是整个美国文学发展中的主要母题之一,并形成了美国文学的传统。

**关键词:**美国文学 菲茨杰拉德 霍桑

广袤的美洲大陆本是一片与世隔绝、令人生畏的原始莽林。然而,这荆棘丛生的莽原具有无比的诱惑力,她谜一般地吸引了欧洲无数探险家,他们来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等国家。这些冒险者历尽艰难险阻向世人昭示了这块神奇的土地。他们用生动的笔触如实地描画了他们自己的探险经历。他们栩栩如生的冒险故事,曾一度在欧洲广为流传,从而揭开了欧洲向美洲殖民的序幕。

可见,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前,荒芜的美洲大陆早已成为某种意象,深蕴象征意义,其中既包含生存的危险性,又潜隐自由和机遇。奔向新大陆的移民大都对这片神奇的土地有所企盼,有所向往。虽然他们深知,要在那里生存会有难以想象的艰难,因为等待他们的不是丰盛的晚餐,也不是温情融融的旅店,而是险象丛生的原始森林,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之而怯步,反而显得更加迫切。可见,激励他们舍身闯荡的不是对险恶的惧怕,而是对个性与自由的向往。正如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所说,“为逃避欧洲的腐败堕落,他们才来到美洲的海滩。”<sup>①</sup>这些人对旧世界的腐朽与俗尚感到十分厌倦。对于他们来说,欧洲同样充满着险恶,唯独美洲大陆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没有教会,没有权贵,他们渴望公平竞争,自由开发。他们认为要实现这种宿愿只有在纯净的美洲才有可能。尽管凶吉难卜,也许还会遇到更大的艰难,但他们始终坚信生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他们从不怀疑人类的主宰上帝会赐给他们机遇。在早期移民的心目中,荒野这一特殊意象具有两重性的象征涵义。这在戴尔·凡·埃弗利(Dale Van Every)所著的《通向荒原:美国第一边疆》(Forth to the Wilderness: The First American Frontier)一书中可见一斑:

他们(早期殖民者)有一种真正的冲动,且着实强烈以致到丧失理智的地步。纵然是满目荒芜一片,他们也十分向往。他们竭力挣脱身后的那个斯文的世界及其强加于他们的没完没了的困扰,譬如免役税、杂税、债务、法律等。……即便如此,一旦发生边疆冲突,他们仍逃脱不了险境。<sup>②</sup>

这里,殖民地荒野明显具有两重性意象:一方面暗含这些早期殖民者不愿屈从于古老文明施于他们的陈规陋习,力求挣脱锁链,向往自由发展。因此,神奇而又遥远的美洲荒野便成了他们的“希望之乡”,他们可以在那里自由开垦,缔造文明;另一方面又表明,荒芜的新世界险象丛生,他们将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了生存而不懈拼斗,因为威胁始终存在着。这种殖民地荒野意象的二元性在早期的历史著作中也有所揭示。它们既是研究美国殖民时代历史最珍贵的史料,也是研究早期美国文学不可或缺的文本资料,其影响不可低估。可以说,荒野意象是整个美国文学发展中主要母题之一,很多文学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加以揭示。由于荒野是森林的代名词,所以它的文学隐喻也就成了森林的双重意象,既象征个人与自由,又象征危险与罪恶。乍看起来,自由与危险是一对互不相干的范畴,但只要对美国殖民时期的历史稍作考察便不难发现两者是相通的。由于当时的美洲大陆就是原始的荒芜之地,居民们要应付无数的困难和危险。为了生存和社会的稳定,他们必须聚居在一起,共同劳作。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任何对群体有害的东西或者一味张扬个人自由都会被看作是对群体的威胁而不是什么机遇或自由。对于早期殖民者来说,荒野的确给他们提供开发的机会,但同时又潜伏着危险。此外,荒野也是罪犯避难的场所,这对于个人来说确实又是自由的别名,而对殖民社会却构成一种危害。

不过,这种荒野意象的二元性在殖民地初创时期不是作为文学的隐喻来描写的,而是作为真实的历史加以记载的。无论是日记还是航海记录都是些真实可感的事迹。早期殖民者的拓荒壮举的确可歌可泣。他们每天都要受到来自森林的威胁,譬如印第安人的骚扰,仆人及犯人逃跑等。这可在美国殖民时期历史的原始史料中获得佐证。其中威廉·布雷福德(William Bradford)、乔纳森·爱德渥滋(Jonathan Edwards)、马瑟等作家都对此作出反应。如此看来,美国早期历史上曾经是具体的现实行为经过发展,逐步成为一种永恒的深蕴象征意义的文学隐喻。库柏(James F. Cooper)、马克·吐温(Mark Twain)、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都对它作了相应的拓展。在他们的作品中,“森林”是自由的象征,暗示人可以通过它挣脱社会的羁绊。然而也有人例外。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小说《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和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短篇《好小子布朗》(*Young Goodman Brown*)就是典型的例子。同样的背景在不同的作家笔下却成了罪恶和危险的代名词。不过对这种二元性揭示得最为出色的恐怕要数霍桑。他的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旨在揭示森林之恶。就小说而言,因为森林的庇护,海丝特与狄梅斯代尔可以偷情。正是在它的掩护下,虚伪的市民可以与魔鬼幽会。后来,契林渥斯幽灵般出没实施其报复也正是凭借了隐蔽的树林。但是作者对森林意象的理解并非单一性的,他同时又认为森林还可使人超凡脱俗,孕育爱和希望。因为它也是海丝特与狄梅斯代尔获得新生之地,“在那里,爱可以得到奉献”<sup>③</sup>。珠儿的成长离不开这种奉献。海丝特又以森林作掩护躲避了世俗的眼光,通过爱和奉献获得自救。

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一文学隐喻的具体来历,有必要对殖民地发展史作些分析。就拿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来说,它并不是集中建立在某个地方,而是分成许多小镇散布于周围各地。初看起来,每个小镇都自成一体,实际上其处境十分危险。处于荒野包围中的小镇居民无不心惊胆颤。诚如劳伦斯·里德(L. Reeder)评论说:“虽然海湾殖民地建立起一系列严密的殖民小镇,但每一个都孤零零地出来矗立无边无际的荒野上。”<sup>④</sup>普利茅斯、弗吉尼亚,马里兰等殖民地都是如此。它们的居民都要面对开荒种地的现实,既要抗御印第安人的武装骚扰,又要种植经济和粮食作物以维持生计。此外,他们还要确保一定人口的奴仆,但森林无疑对此构成了

威胁,因为它向仆人提供逃跑的机会。由此看来,荒野的危险性确实不小,尤其表现在欧洲移民与土著印第安人的冲突上。来自荒野的土著居民对于每个殖民小镇来说的确是一种威胁。他们深夜出击,焚烧房屋,破坏庄园,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弗吉尼亚州的罗厄诺克殖民地,建立时间不到五年就被印第安人彻底摧毁。事实上那时边疆冲突时有发生。怀有敌意的印第安人伺机报复这些远道而来并且侵占他们土地的欧洲人。较有影响的战役就有1637年的皮科特战争、1675年的菲利普王战争和1689-1697年的詹姆斯王战争。在论及作为第一边疆的马萨诸塞州森林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 Turner)专门写到印第安人的威胁和殖民地居民对此所作的反应:“在离清教文明较远的郊外居住的人必须首先抗击印第安人的骚扰,尔后才有可能使殖民地从城镇向荒野进一步推进。”<sup>⑤</sup>

然而,印第安人并非荒野上唯一与殖民地为敌的人,另外还有别的野人,正如帕林顿(Vernon L. Parrington)写道:“在殖民者还未定居之前,怪模怪样的野人经常出没,令人不寒而栗。”他接着又说:

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一个印第安人模样的怪物突然出现在门前,他骑在一个神情和特征都很像自己的怪物上,嘴里发出尖叫声,……<sup>⑥</sup>

或如特纳所言:“荒野支配了殖民地居民……总之,在边疆环境的势力太强了”。<sup>⑦</sup>

这里荒野被拟人化了,暗含森林的危险性。在强大的荒野面前,人显得很渺小。他不但要受制于它,而且要应付它不断生发的种种危害。萨勒姆女巫的猖獗多少与荒野的神秘性和危害性有关,所以里德又认为:

萨勒姆村属于一个偏僻的边疆小镇,人们依稀记得1676年的菲利普战争,并常常遭到零星的印第安人袭击。整个村庄缺少一个有能力或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集体。居民们都把自己看作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灵魂交战的抵押品。<sup>⑧</sup>

事实上,萨勒姆人宗教思想很浓,再加上地处边疆,交通不便,又缺乏足够的圣谕,人们日趋变得愚昧,因而盛行各种巫术。无论女巫还是巫师都以荒野的神秘为掩护装神弄鬼,蒙骗群众。霍桑的《好小子布朗》和《红字》都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这一事实。可见,殖民时期美国的森林不但在历史“现实”中作用显赫,而且在当时的整个文学创作中也不例外,尤其在一些出自名人手笔的日记和航海日志中。最容易使人有此感受的也许就是威廉·布雷福德。他在《普利茅斯种植园记事》(Of Plymouth Plantation, 1620-1647)中这样写道:

此外,他们放眼望去,只见可怕的荒原,里面全是野兽和野人——到底有多少,他们也说不清;无论朝哪个方向张望(除了仰望长空)他们找不到任何有形的东西可以使他们得到安慰或觉得高兴,因为夏天已经过去,所以眼前只是一片严冬萧瑟景象,整个土地树木林立,杂草丛生,满眼都是荒凉原始之色。<sup>⑨</sup>

这与其说是渲染早期殖民者创业情势的艰难性,毋宁说是在讴歌他们的拓荒壮举。他们白手起家,要在一片原始森林上安营扎寨,缔造一个新的文明国度。他们背靠汹涌澎湃的大海,面对深不可测的森林。这显然就是新世界初创时的生动写照。在布雷福德的笔下,“荒野”

是被作为险象的意象呈现的。森林,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不仅给人带来危害、困难,而且还是恶的渊藪。

无独有偶,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温思洛普(John Winthrop)对他的子民所面临的荒芜世界也作了类似的描述:

他们刚来到这片荒野时真正一无所有,方圆几百里只见野兽和野兽般的人。他们来教堂聚会,藉以互相支持……如果一个人走了,另一个就跟上,随后大家都走了,于是只剩下空空的教堂,矗立在荒野上……<sup>⑩</sup>

这里,森林的意象潜隐多方面的象征内涵,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它对个人和社会存在危害。人要生存必须首先征服荒野,而要完成这一使命又离不开群体。全社区的人只有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来自荒野的威胁才能生存下去。

荒野在早期美国作家的笔下是从两个相互对立的方面加以再现的。从某种角度上讲,荒野是个人的庇护所,但这种庇护往往是短暂的,譬如某人犯了罪,为了逃避惩罚就躲进森林。实际上,这种片刻的自由并没有使他获得永久性的安全。他面对的绝非是风平浪静的港湾可以尽享温馨,而是险象丛生的荒野,用不了多久,他就觉得势单力薄,或被野兽吞灭,或潜回文明的故居。不过,也有例外。乔纳森·爱德渥兹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荒野能赐予人安详与慰藉。他曾经这样写道:“此外,我在林子里有几处特别的密处,我常去休憩,时间一长便成了一种嗜好。”<sup>⑪</sup>

由此看来,这些早期作家对荒野有着切身的体会因而能够如实地叙述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客观叙述成了后来作家遵循的隐喻之一。对于布雷福德和温思洛普来说,荒野是生活中的一种现实,然而对于他们的后裔来说,荒野则是一种历史的记录。因此在这些生来就可享受文明的人看来,荒野已不再是现实意义上的荒野,而是一种象征。库柏、霍桑、马克·吐温和福克纳等都是典型的例子。他们对荒野意象的理解与把握是各不相同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见解,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荒野意象呈现迥异的面貌特征。尽管如此,作为美国文学的主要表现手法之一,其象征核心始终未变。

纵观美国文学,不少作家都从这一荒野意象中获取灵感,进而作深入地开掘。他们大都把荒野理想化,将其描写成摆脱社会限制,充分自由的最好去处。其中库柏和福克纳尤甚,诚如梅尔文·巴克蒙(Melvin Backman)所比较的那样:

在库柏看来,荒野保持了原始的幽美;……这种自然与文明间的冲突和渴望回归自然的迫切性在福克纳的小说《熊》中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sup>⑫</sup>

在《熊》这部小说里,福克纳塑造了一个男孩的形象。在那绿森森的林子里,站在不同种族的人和无数飞禽走兽的过去和今天交织在一起的大地上,孩子学到的是:谦卑和自豪,但随着他的成长,他和特纳笔下的林中人一样,逐步摆脱文明的虚饰而迈向神秘的荒野,这在他抛弃的那个文明社会里是无法达到的。同样,对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芬来说,边疆充满希望,它是承诺自由的福地。当他无法适应社会对他的约束时,他就逃了出来登上那条自由的船。当他决意帮助黑人吉姆逃跑时,哈克实际上是想摆脱种种心理矛盾的困扰,一走了之永远离开那个循规蹈矩的社会。一旦下定决心,哈克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回到自己已经摈弃的那个

文明社会，他的唯一希望就是去那未开垦的西部边疆：

我想马上去西部，因为萨莉姨妈要收养我，并要使我有教养。对此我真受不了。  
再说我以前去过西部。<sup>⑬</sup>

从以上可以看出，无论福克纳还是马克·吐温都把荒野视作化外之地，在这片土地上，个人可以自由自在不受社会的约束。

荒野作为个人和自由的意象在美国文学中屡见不鲜，但真正使它抒情化、理想化的恐怕就是菲茨杰拉德。他在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中作了生动的描述。主人公盖茨比可以说是个靠自我奋斗起家的大款，他不切实际地认为人可以拥抱过去，他是个十足的个人主义者。他生活在一个疯狂的时代，挥霍成性是社会的时尚。盖茨比就是这个社会的缩影。他出奇的富有，富得像有一种神力能变幻出无穷无尽的迷人事物来。他可以在弹指之间更换全部佣人，还能把西卵岛上他那座豪华大厦里的生活变成一桌不散的筵席。他的这种生活在旁观者看来既神秘又富有吸引力。与世隔绝的西卵岛本是一片林莽丛生之地，而今却成了人们自由享乐的胜地：

直到我逐渐意识到每年为荷兰水手的眼睛放出异彩的这个古岛——新世界的一片清新碧绿的地方。它那些消失了的树木，那些……，曾经一度迎风飘扬，低声响应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在那昙花一现神妙的瞬间，人们对这个新大陆一定屏息惊异，不由自主地堕入他既不理解也不祈求的一种美好的观赏，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对着和他感到惊奇的能力相称的奇观。<sup>⑭</sup>

然而，正如笔者前面所说，荒野作为文学的隐喻具有双重意象，除了包含个人和自由的象征以外，还有一层负的涵义，即荒野的危险性。对于美国殖民者来说，荒野就是一种威胁，严重束缚殖民地的发展。在森林中游荡的印第安人更使这种危险趋于深化。于是森林便成了恶的象征。即使库柏这样一位美化荒野的作家，也不得不承认：

敌对双方要在荒野里经历了种种艰难的危险，然后才能碰在一起较量，这是北美殖民地战争的一个特点。一片广阔而显然是不易穿越的森林，将法国和英国两军隔开。那些顽强的殖民者和从欧洲派来同他们并肩战斗的军队，往往得花上几个月才能战胜湍急的河流，或者通过险峻的山道，才能找到一个机会在更激烈的战斗中一显身手。<sup>⑮</sup>

荒野作为敌视人类的恶的象征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上例子不胜枚举。较早加以揭示的作家还有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他的短篇小说《魔鬼与汤姆·沃克》(*The Devil and Tom Walker*)就是描写这一主题的佳作。作品取材于宗教迷信和民间传说，把森林描画成邪恶的渊藪。小说一开头就着重描写阴森可怖的“森林沼泽”，预示不详之兆。就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基德船长埋下了他的财宝；也就是在这里，汤姆遇到了魔鬼，后来他的悍妇妻子也在此惨遭恶运。汤姆生性是个恶魔，他频频出入这块不祥之地：

除了他没有谁愿意在这孤寂、忧郁的地方徘徊,因为大家对它没有好感,这种感觉由来已久,可以上溯到印第安人发动的战争。据说,野蛮人在此念过咒,也向恶灵举行过祭祀仪式。<sup>⑩</sup>

在这里,“印第安人发动战争”、“向魔鬼念咒”以及“基德森林埋宝”都是邪恶的象征,深蕴荒野的危险性。颇有趣味的是,作者在作这种森林之恶的描摹时,又总是不忘描写“印第安人”、“森林藏宝”和“巫术”等。这些都是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欧文巧妙地融合了荒野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形成一种独特的荒野文学意象。不过在再现荒野意象的两重性方面霍桑的确要略胜一筹。无论他的《好小子布朗》还是《红字》对此都有所指涉,只是前者较多地揭示了它的负涵面。

《好小子布朗》主要再现了森林之恶。布朗偷偷去森林与魔鬼密约正是他放弃信仰堕落之时。在霍桑看来,森林是罪恶之源,一切邪恶皆来自于此。因此,他对森林之恶的揭示颇似早期拓荒者的经历描写:

路变得越来越荒芜凄凉,越来越难以辨认,最后终于消失了,把他留在幽暗的森林深处。凭着引导凡人走向堕落的本能他们在冲向前方。整个森林充满了各种可怕的声音——树木的嘎嘎声,印第安人的呼喊声;风在呼啸,有时像远处教堂的钟声,有时在这个旅行者周围发出一阵哄亮的咆哮声,仿佛整个大自然都在轻蔑地嘲笑他。<sup>⑪</sup>

可以看出,作者对选景极有讲究。霍桑喜欢描写昏暗的森林。他认为这是魔鬼、巫师出没的地方,也是阴森恐怖、神秘的场所。这种“森林之恶”在其《红字》一书里写得尤为生动、可感。如契林渥斯在小说一开始就从黑暗阴森的林子里窜出来;海丝特在幽暗恐怖的大森林中与情人狄梅斯代尔偷情;老巫婆西宾斯太太与黑面魔鬼在森林的黑暗中践诺;就连海丝特在其几乎要失去对女儿的抚养权时也不得不选择在神秘的森林中与“黑男人会面”。难怪小珠儿后来反复提到森林是魔鬼的家乡,邪恶之源:

“噢,讲个关于黑男人的故事吧,”珠儿回答着……“讲讲他怎么在这座林子里走动,还手里拿着一本书——一本又大又重,装着铁夹子的书。说说这个长得挺丑的黑男人怎么在这林子里向遇到的每个人递交书和一支铁笔,要他们用自己的血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就在他们的胸前打上标记!”<sup>⑫</sup>

显而易见,霍桑笔下的森林确实像昏暗的“舞台”,常使读者产生一种神秘感、恐惧感,深蕴恶的象征意义,但如果就此推断霍桑描写的森林就是邪恶的象征也未必妥贴,因为《红字》这部小说很复杂,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实际上,霍桑在小说中探讨的就是一个“恶”字,但他又没有指出谁是真正的罪人。作品的主题总是围绕这个“恶”字不停地移动、变幻。譬如海丝特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她“忘记了上帝”,犯了“七戒”之罪,因此是恶的,应该受到惩罚。但随着故事的展开,她的“善行”、赎罪慢慢地洗涤了她的“罪恶”,她最终成了人们同情和敬仰的人。出狱后她携带珠儿寡居小溪边,与尘世隔绝,偶尔与丈夫、情人幽会于森林中。她蔑视世俗,勇于反省,追求道德自救,足以显示她是一个超人、女英雄。对于霍桑来说,海丝特是个独立的个体,完全可以作出自由的选择。她选择林子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处,实属无奈,但毕竟

可以躲避可怕的冷眼。踟躕于道德荒原上的海丝特，上苍并未全然将她抛弃。她得到上帝的宽恕，灵魂也再次获得了新生：

她习惯于让思想海阔天空地驰骋。她曾在道德的荒野上徘徊；那荒野同这荒林一样广漠、一样错综，一样阴森，而他俩如今正在这幽暗的林中进行决定他们命运的会谈。她的智慧和心灵在这里适得其所，她在荒漠中自由漫游，犹如野蛮的印第安人以林为家。<sup>⑩</sup>

小说临近结尾，海丝特和狄梅斯代尔再一次在森林相会，不过这次已不再看作是犯戒，而是双双忏悔、赎罪进而获得希望的开始。他们肩并肩地一起谈着，为他们很快要去实现的新目标和新处境筹措着。海丝特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她对珠儿说：

在未来的日子里，他（牧师）会跟我们手拉手地一起走的。我们会有我们的家和壁炉；你呢，将要坐在他的膝头；而他会教给你许多事情，会亲亲热热地爱你。<sup>⑪</sup>

这使牧师深受感动。“他激动的感情赋予了他所不习惯的体能，催促着他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那林间小路在他看来，比他记忆中来时的途径似乎更加蛮荒。”<sup>⑫</sup>至此，小说的主题已被赋予更深的底蕴：海丝特身为有夫之妇与牧师通奸虽说是犯戒，但事出有因可以原谅。真正的恶人是契林渥斯，因为他对牧师进行了疯狂阴险的报复。至于牧师狄梅斯代尔，他的恶就是他的虚伪性。但经过林中忏悔，他的灵魂得到了洗涤，从而变得诚实。正是在森林里他才大胆地走向珠儿。当他离开这片蛮野时，他觉得有必要对向他打招呼的朋友们说：

我并不是你们一向当作是我的那个人！我已经把他留在那边的林子里了，他退缩到一个秘密的山谷里，在一棵长满了苔藓的大树杆旁，离一条忧郁的小溪不远。<sup>⑬</sup>

这里，荒野的意象已不再具有恶的涵义，象征了自由和幸福。海丝特与狄梅斯代尔“森林救赎，获得新生”不失为这一意象的最好表征。不过最能体现森林对个性和自由的承诺的莫过于海丝特对荒野所作的那番评论：

难道整个天地就只限在那个小镇的范围之内吗？不久之前，那里还是一片撒满落叶的荒野，和我们现在呆的地方周围一样凄凉。那条林中小路通向何处？你会说是往回走到移民聚居区的！不错，可是还可以再往前走！它越往前去，就越深地进入蛮荒野地。这时，每走一步，人们就不会看得清了，最后，要是再往前走几英里，枯黄的落叶上便见不到白人的足迹了。到了那里你就自由了。<sup>⑭</sup>

因此，海丝特干脆向狄梅斯代尔说森林赐予他们希望和新生。然而从整部小说的发展来看，不难看出森林的意象是双重性的，一方面隐喻危险之地，收容罪犯、孕育邪恶；一方面却象征自由和美。

总之，“森林”作为美国文学的一种传统描写对象由来已久，其文学意象的确与殖民时期的历史经验有关。首先开掘这一文学意象的是一些早期作家如布雷福德、温思洛普和马瑟等。

他们都生活在常有印第安人出没的边疆。他们笔下的“荒野”其实就是他们拓荒经历的真实写照,具有明显的历史经验性。但经过霍桑、库柏、马克·吐温、福克纳、菲茨杰拉德等几代作家的拓展已成为一个喻义复杂的多重文学隐喻。今天它已深入到整个美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任何有独创性的美国作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一传统血脉,在他或她的作品里,人们都能见到这一隐喻或隐或现的变形表现。

- ① Daniel J. Boorstin, *The American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58), p. 1.
- ② Dale Van Every, *Forth to the Wilderness: The First American Frontier*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61), pp. 43-44.
- ③⑬⑱⑲⑳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New York: Amsco School Publications, Inc., 1962), p. 171, p. 162, p. 178, p. 190, p. 173.
- ④⑧ L. H. Leder, *America from 1603 to 1789: Prelude to a Nation* (Minneapolis: Burgess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pp. 60-61, p. 130.
- ⑤⑦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47), pp. 40-41, p. 4.
- ⑥ Vernon L. Parrington, *The Colonial Mind, 1620 - 1800. Vol. 1 of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54), p. 140.
- ⑨ William Bradford, *Of Plymouth Plantation, 1620 - 1647*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9), p. 62.
- ⑩⑪ John Winthrop, "Journal" in *American Literature Survey, Colonial and Federal to 1800*, ed. Milton R. Stern and Seymour L. Gross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8), p. 59, p. 156.
- ⑫ Melvin Backman, "The Wilderness and the Negro in Faulkner's 'The Bear'" in *Critical Approach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II, ed. Ray B. Browne and Martin Light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65), p. 323.
- ⑬ Samuel L. Clemens,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Inc., 1946), p. 387.
- ⑭ 《菲茨杰拉德小说选》,巫宁坤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69页。
- ⑮ James Fenimore Cooper,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Toronto: Bantam Books, 1981), p. 1.
- ⑯ Washington Irving, "The Devil and Tom Walker" in *Adventur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ed. James Early et. a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p. 101.
- ⑰ Nathaniel Hawthorne, "Young Goodman Brown" in *The Portable Hawthorne*, ed. Malcolm Cowley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9), p. 84.
- ⑱⑲ 霍桑著:《红字》,胡允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60页,第163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210093)

责任编辑:聂珍钊